

周作人

译文全集·第七卷 止庵编订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作人译文全集

第七卷

本卷说明

本卷包括日本式亭三马著《浮世澡堂》(《浮世風呂》,初编,一八〇九年;二编,一八一〇年)、《浮世理发馆》(《浮世床》,初编,一八一三年;二编,一八一四年)和文泉子(坂本四方太)著《如梦记》(《夢の如し》,一九〇九年)。

《浮世澡堂》译于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十月,原著四编,周氏只译了前编和二编。一九五八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署“周启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根据保存下来的译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译《浮世澡堂》。

《浮世理发馆》译于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八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再版之《浮世澡堂》合订一册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根据保存下来的译者手稿,出版周作人译《浮世理发馆》。

《如梦记》译于一九四三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连载于北平《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至第二卷第九期,署“知堂译述”。曾预告出版单行本而未果。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九日,《如梦记》重新连载于香港《星岛晚报》,只登本文,无译者附记,署“知堂译”。一九九七年二月文汇出版社出版周作人译《如梦记》。

现《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据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

一年一月版校订排印。《如梦记》译稿已佚，据《艺文杂志》原刊文校订排印，据《星岛晚报》补入《译本序》。每章末尾译者所撰文字，在《艺文杂志》连载时第一章题“译者附记”，自第二章起改题“附记”，兹统一为“附记”。译文第五章有“八重姑”，第七章又有“八重姊”和“八重姐”，查原文均为“八重さん”，兹统一为“八重姐”。插图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浮世澡堂》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浮世澡堂 浮世理发馆》。

目 录

- 1 **浮世澡堂** [日] 式亭三马
- 3 引言
- 7 大意
- 13 **前编卷上**
- 15 一 澡堂概况
- 17 早晨的光景
- 17 二 瘫子豚七
- 21 三 隐居老太爷与地震
- 22 四 门前的行商和讨钱的
- 23 五 金兵卫和两个小孩
- 27 六 隐居和医生的谈话
- 29 七 关于家私花光的浪荡的话
- 32 八 将要化成鳗鱼的山芋的故事
- 34 九 豚七中了热气
- 36 中午的光景
- 36 一〇 浴池内的光景
- 37 一一 西部人把别人的丁字带错当作手巾
- 55 **前编卷下**
- 57 午后的光景
- 57 一二 小孩们的喧闹

60	一三 醉汉的入浴
65	一四 醉汉续前以及雨伞店六郎兵卫的出丧
69	一五 澡堂楼上的象棋
73	一六 母亲来叫太吉
75	一七 瞎子唱仙台弹词
76	一八 瞎子与醉汉与豪杰
83	一九 义太夫的师傅
85	二〇 老富与老金
103	二编卷上
105	女澡堂之卷自序
106	附言
107	早晨至午前的光景
107	一 讨钱的百鸟叫与艺妓们的谈话
108	二 艺妓们的对话
111	三 母亲和两个女儿
112	四 拿饭盒上学,梳头的变迁等
116	五 老太婆们的对话
122	六 在公馆里当差的女儿的事情
124	七 上方话和江户话的争论
129	八 女孩们的办家家和拍球
153	二编卷下
155	九 多嘴的大娘和酒醉的丈夫吵架的事情
159	一〇 小孩吵架引起大人們的吵架,婆婆和从公馆里出来的 媳妇
163	一一 选择女婿的事情,戏曲里的人物评
168	一二 大娘和老太婆关于病人的对话

171	一三 使女们的对话
174	一四 乳母和看小孩的争论
178	一五 关于旧衣服和簪的事情
183	一六 关于祝贺的谈话
203	后记
211	浮世理发馆 [日] 式亭三马
213	引言
217	初编卷上
219	柳发新话自序
221	一 理发馆所在
222	二 隐居与豪杰
228	三 腐儒孔粪的气焰
234	四 隐居与传法论《大学》
240	五 麻脸的熊公
248	六 婀娜文字
253	七 卖点心的
277	初编卷中
279	八 德太郎与伙伴
283	九 评论女人
286	一〇 上方的商人作兵卫
292	一一 作兵卫的失败谈
295	一二 长六的猫
297	一三 中右卫门找儿子
309	初编卷下
311	一四 淘气的徒弟
315	一五 食客飞助

320	一六 钱右卫门
327	一七 泷姑的乳母
333	后序
343	二编卷上
345	序
346	一八 巫婆关亡
349	一九 谈论吃醋
356	二〇 巫婆关亡之二
359	二一 女人的笑话
362	二二 钱右卫门谈失败
377	二编卷下
379	二三 马阴的失败
383	二四 阿柚的戒名
389	二五 理发馆的内情
392	二六 占波八卖鸭子
394	二七 流行俗歌
398	二八 读《三国志》
403	二九 豁拳赌吃面
407	三〇 女客阿袋
421	如梦记 [日] 文泉子
423	译本序
425	第一章
432	第二章
439	第三章
447	第四章
455	第五章

463	第六章
470	第七章
478	第八章
485	第九章

浮世澡堂

[日] 式亭三马

引言

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与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原名《东海道膝栗毛》)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文学中“滑稽本”的代表著作。

日本文学自古代以至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照例分作三个大段落。其一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皇室政府初在奈良，至八世纪末迁都至平安，即现今西京，直至十二世纪末，这一段落以建都地方为名，这是王政时期，政治文化都在贵族阶级的手里，所以这一期又称为贵族文学时代。当时发生和发达的文学最初是传说历史，长短和歌，随后是散文日记传奇，最有名的《源氏物语》五十四帖便是这时期的产品。其二是镰仓室町时代。这时皇室仍在平安，可是经过平源两家争权内战，政权下移，源赖朝推倒平氏，在镰仓建立幕府，以将军身份代行天皇职权，至十四世纪上半，经过南北之战，足利尊氏立为将军，幕府设在室町，直至十六世纪末才又改革。这四百年间发达的文学除和歌外，有讲打仗的军记物语，戏曲方面是谣曲和狂言，因为主权在于武人，所以称为武士文学时代。其三照例以幕府所在地为名，即是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把幕府设在远离京都的关东，避开贵族文化的薰染，又利用儒教钳制思想，一般对于人民压得更紧了，可是他一面又有办法对付诸侯，制定“参觐交代”，分封在外的军阀须得隔年到江户来，给幕府办事，这样便免去了尾大不掉的弊害，在德川治下起不了内战，这给将军很大的安心，同时国内平静，工商业发达，一般商民也抬起头来了。民间富庶，固然也使幕府更有搜括的机会，可是经济文化的实权逐渐落入平民的手中，他们依据了自己文艺娱乐的需要，创造起来，所以这二百多年间政治最是

反动专制，可是这却是平民文学时代了。

关于江户文学的内容，我们又得分开来说，因为这中间又要分作上方文学与江户文学这两节。平安是日本旧京，大阪也就在京都近旁，所以京阪方面与关东相对，称作上方，即是上边的意思。德川时期的商工业发展首先是在大阪，所以这上期的文艺差不多是由大阪的商民主持的。武士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无论是怎么的骑在平民头上，但是到了手头空乏，要想向商人通融，虽然表面还不见得肯低头，可是商民却要昂起头来，对武士不大看得起了。大阪人的诨号至今叫作赘六，一说便是那时商人的夸口的话，说武士的弓箭甲冑刀枪这六件物事，在他都是赘物，是一个例子。文艺上的改革是，由俳谐连歌发生了俳句，谣曲变成了净琉璃，有近松门左卫门那么的巨匠来担任作剧，小说也由宫廷与战场的物语变为浮世草子，即是社会小说，井原西鹤的声名至今还独一无二。但是江户是幕府的所在地，虽然在京都人看来是东夷之类，却也不客气的繁盛起来，结果是接着上方兴起了它独自の文学艺术。戏剧于净琉璃外兴起了歌舞伎，绘画则脱离了汉画的派别，由浮世又平（即是口吃的又平）开创了浮世绘，自称是大和绘师，诗歌方面不但完成了俳句，还由杂俳蜕化出来讽刺诗川柳，到现在都还有生命。小说方面不去继承以前的系统，却从头搞起，从连环图画似的小册子起首，造成了各式各样的作品，总名叫作草双纸，滑稽本就是其中的一种。

“草双纸”这名称看去很有点别扭，据日本史家考究，说这该是“草草纸”。“草纸”古时常作书册解，平安时代有著名的随笔《枕草纸》，第一个“草”字意思是说粗糙的低级的，原意云妇孺所用的通俗书本，只因两个“草”字碰在一起不太好，所以把第二个字改作同音的“双”字了。这其中最先出来是所谓“赤本”，即是红皮书，在十八世纪前后早已出现，内容差不多都是童话故事，以图为主，空处写几句说明或说白，接着

是“黑本”，书皮用黑色，加入些报仇打仗等材料，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青本”，本来是蓝皮书，只因青中带黄，所以又通称“黄表纸”，这也是画上加说，可是对象已由妇孺而转向大人了。这类书的第一种是恋川春町的《金金先生繁华梦》，系借用卢生的黄粱梦故事的，上下两册，每册五叶，图各十面。黄表纸的特色是内容的解放，取材很广，又一改以前黑本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写得更有曲折，而且运用诙谐机智，说得更有风趣，投合时代的嗜好。那时吉原游里十分兴旺。黄表纸有许多便专来写那里的情形，称为“洒落本”。“洒落”本来是中国语，这里却有漂亮时髦的意思，便是说叙述时髦人的，因为篇幅比较长了，把纸张放大一点，于是在形式上称为“中本”，以别于那些小本子。从这洒落本里省去了“花街柳巷的事情”，只留存那些诙谐材料，结果即成为“滑稽本”，翻过来偏重那些男女情事，又另成功了一种别的小说，这名为“人情本”。代表著作有为永春水的《梅历》，春水原是三马的门人，《梅历》在近代一直禁止翻印，被当作江户文学中淫书之一。比中本更大一点的有“合卷”，是三马开始设计的，即是把从前的小本五册合作一卷，发行二卷一部，便有以前十册的分量，于发表长篇是很方便的。这之后又从合卷演化出“读本”，成为专门阅读的小说，图画只是绣像，成了附属品，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已经脱出了赤本等的系统了。

江户文学里的小说一类，不去直接学中国明朝的成绩，直截的搞起演义来，却是从头另起炉灶，这是特别的一点，同时又似乎和浮世绘的绘师相呼应，甘心自居于戏作，在名字上边往往加上“江户戏作者”的称号，也是很有意义的。德川幕府标榜程朱的儒学，一味提倡封建的三纲道德，文艺方面也就自然着重劝惩主义，这是很顺当的路子。江户文人虽然不曾明白表示，但对于政府的文艺方针的不协力是很明显的，自称戏作，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八犬传》的作

者曲亭马琴虽是有名，虽是目空一世，但其价值比山东京传或式亭三马总还不及吧。

式亭三马本姓菊地，名泰辅，亦或写作太助，安永五年（一七七六）生于江户，文政五年（一八二二）卒，年四十七。小时候在书店里当徒弟，得阅读当时小说书，二十岁时学写黄表纸，以后大抵每年都有著作，据记录所作约共有一百三十五部。

- 一 黄表纸及合卷，九十八种，
- 二 洒落本，五种，
- 三 中本（滑稽本在内），二十一种，
- 四 读本，一种，
- 五 杂书，十种。

这些著作中间还以滑稽本为佳，其中《浮世澡堂》四编九卷及《浮世理发馆》三编六卷称最，足为代表。

关于三马个人，后世有不少记载，但顶写得好，也该顶可信赖的，应推《浮世澡堂》四编末尾的一篇跋文，署名的金龙山人即是三马的门人之一，后来以“人情本”出名的为永春水。其文曰：

“式亭主人者，予鸠车竹马之友也。性素拙于言辞，平时茶话尤为迟钝。故人称为无趣的人，且是无话的人。贾客而是骚人，背晦而又在行，居在市中而自隐，身在俗间而自雅。语言不学江湖，妄吐之乎者也，形容不仿风流，丝毫不讲究。豪杰的结交，敬而远之，时流的招待，辞而不到。既非阴物，亦非阳气，不偏不倚，盖是中通之好男子也。偶对笔砚，则滑稽溢于纸上，诙谐走于笔下。呜呼，洒落哉，洒落哉！茂叔胸中，式亭腹内，恰如光风霁月云尔。花川户的隐士，金龙山人书。”黄山谷云，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里拿来应用得恰好，虽然在日本语里洒落这字还可以有俏皮和爱打扮等的意味。

大意^[1]

窃惟教诲之捷径，盖无过于钱汤^[2]者。其何故也？贤愚邪正，贫富贵贱，将要洗澡，悉成裸形，协于天地自然的道理，无论释迦孔子，阿三权助，^[3]现出诞生时的姿态，一切爱惜欲求，都霎地一下抛到西海里去，全是无欲的形状。洗清欲垢和烦恼，浇过净汤，老爷与小的^[4]都是分不出谁来的裸体，是以从生时的产汤至死时的浴汤^[5]是一致的，晚间红颜的醉客在洗早澡时也像是醒人。生死只隔一重，^[6]呜呼，人生良不如意哉。可是，不信佛的老人在进澡堂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念佛，好色的壮汉脱了衣服，也按住前面，自知羞耻，犷猛的武士从头上被淋了热汤，也说这是在人堆里，忍住性子，一只臂膊上雕着眼睛看不见的鬼神的侠客，也说对不住，在石榴口^[7]低下头去，这岂不是钱汤之德么？有心的人虽然有私，无心的汤则无有私。譬如有人在汤中放屁，汤则勃勃地响，忽然泛出泡来。尝闻之，树林中的矢二郎^[8]那或者难说，凡为澡汤中的人，对于汤的意见可以不知惭愧么？凡钱汤有五常之道焉。以汤温身，去垢治病，恢复疲劳，此即仁也。没有空着的桶么，不去拿别人的水桶，也不随便使用留桶^[9]，又或急急出空了借与，此则义也。是乡下佬，是冷身子，^[10]说对不住。或云你早呀，让人先去，或云请安静，请慢慢的，^[11]此则礼也。用了米糠、洗粉、浮石、丝瓜络去垢，用石子断毛之类，^[12]此则智也。说热了加水，说凉了加热汤，互相擦洗脊背，此则信也。在如此可贵的钱汤里，凡是洗着澡的人，因了水船的升，净汤的桶，^[13]而悟得随器方圆的道理，又如澡堂的地板那样，自己的心也常要磨擦，不使长诸尘垢。人生一世五十年，^[14]即使有两回洗澡的人，也如

澡堂的招贴所说,各人该有分别。^[15]又如贴着的那样,有一心不足的万能膏,^[16]虽然没有给傻子擦的好药,但是有走马的千里膏,给予鞭打的交情的无二膏。^[17]如将口中散翻转过来,便是忠孝的妙药,使得两亲的安神散,^[18]对于烦恼小心火烛,有似澡堂所定的规则。^[19]心里如发起骄奢的风,家私就无论何时都要早收摊了。^[20]五伦五体乃是天地所寄存,凡是携带贵重物品各位,因了酒色而神魂失落,与本店无涉,^[21]从自己招来的祸祟,别人一切都不能管。名声利欲的吵架争论,喜怒哀乐的大呼小叫,均属不可。^[22]如不遵守此项文告,则来不及洗末次的澡,说是已经拔栓了,虽是后悔去咬手巾,^[23]也是无益了。盖世上人心等于澡堂的黑虱,在善恶之间容易移动,从权兵卫的布袄移到八兵卫的绸衫,从乡下使女的围裙移到大家妻女的美服上去。昨天一件小衫脱在席子上面,与今天的夹衣脱在衣架上相等,富贵贫贱在天,善恶邪正乃所自召也。善悟此意,则人家的意见正如早晨的澡汤似的,很能沁透自己身子里去吧。一生的用心在于将身体收在包租的衣柜^[24]里,灵魂上加了锁,不要把六情闹错,坚守约束,神佛儒行会的司事盖上牡丹饼大的印章云尔。^[25]

维时文化六年己巳便于初春发兑,于戊辰重九动笔,照例赶写,至后中秋吃芋头,^[26]乃成此屁似的小册。

在石町的寓居,
式亭三马戏题。